

晦菴先生文集

十七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書

汪張呂劉問

答



與張欽夫

一月一日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也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
 史記事例只如此至此至也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
 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一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
 子之月則行夏時之立心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
 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也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
 又似有所未通幸更也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張欽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以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
 士風靡此為吾道之士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
 錢此舉甚美初謂遂以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
 不為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喜竊謂有身則有庸
 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
 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
 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
 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略
 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
 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遠之利於朝廷今日

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消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筭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日爲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交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安也聚斂之臣誠可憐。疾爲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而百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爲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間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出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淨。者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字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口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

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
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
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
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間至不
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
皆識之深仰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
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欽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
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
太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
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
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
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落著則非言
語所及在人自見得如何如曾點舍瑟之對亦何
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
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
所改不多別紙上呈未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
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
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

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
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
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
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
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
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
曾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
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盡愚但恐未是
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
爲懼自此講論大須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
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喻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
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
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
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
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
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悞也然力量未至此而
欲學之則悞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
實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
所謂大義數十炳之日星乃易見也

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絡大抵割裂補綴終非定物自是不能佳耳

與張欽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忒瞭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

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建陽一二士久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爲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爲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一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

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
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
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
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
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
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
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熹竊嘗謂
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
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
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
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
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
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
之說稍爲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
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爲言
如惻隱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
之類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
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
之義二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
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

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岐爲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日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用如此下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

語意不相似觀此序之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欽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立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細說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之表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忠恕之說竊意明道

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

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
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
之不待推也若就理工平說則忠只是盡己恕只
是推己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
明道之說耳聖人不待推然由己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
大抵明道
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灑落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質慤精深尤口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夕看愈好所以賢思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
未好夕看方好故非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
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

人力伊川功夫所引造極可奪天巧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
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
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
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
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
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
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
有餘味如易傳序中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
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見矣況此

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畜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悞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

并論之今錄以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喻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恐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

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惟詳之

七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著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

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閱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

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

西銘

一

合

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

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旣不以家語爲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爲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如何如何

荅欽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時細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習者乃所以爲無間斷之漸也巧言令色一段白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爲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明學者莫非爲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

大抵孝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
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
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中嘗論此意矣傳不習乎疑只當為
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而後學文
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己恐只是不勝己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祭多
好如此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
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
矣因是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
說此章只如此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
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
意以為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王之與砥砭此句
與後面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
焉者似相戾蓋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王霸之
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

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患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爲取友用入而言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爲平穩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

首章便如此矣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舉仁義禮智以爲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爲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為中為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不同耳然意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細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疎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為分明也更乞以心身意為下數語如何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一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一不勉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一回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

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道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子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也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口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似一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

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真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而求喻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

論中未應遽及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呂揚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俟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

此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游子之言行相顧爲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爲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

矣

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爲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柰煩耳

與張欽夫

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到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未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

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大言以
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
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
明於此必有定論幸并以見教牛論正而心則私
李計譎而心則正
何有於我哉後來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
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多不以俯就為嫌也惡
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晦叔之意後來
又以為疑乃如尊元所喻今細思之却不若從晦
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
何如何

答張敬八十一月

素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
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
汨沒尋復失之近口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
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
輩所謂下士晚聞追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
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
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
此正是最切近處取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
漠之間其亦悞矣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慙然度

日惟恐有忘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
病痛不少蓋平日以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
推衍之義自做一二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
味淡薄且是使人自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
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
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
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
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
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
定一本未暇脫橐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
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
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
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
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
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
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
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
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
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空礙蓋亦合純作義理說
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

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
人時時虚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
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為苦而未能革
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
為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
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
大受者殊少也柰何柰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
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
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
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
規撫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
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
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
俗者而知自修之目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欽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合也言合眾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

變此即以樂譬之也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

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以樂明之也金聲

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眾理而

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折
豪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
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漢兒寬
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如此
疑此古樂

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

以中者巧也其所以至者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孔子巧力兼全至而且中三子力而不巧各至而不能中

也若顏子則巧足以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

此今所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

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

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

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

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却似

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

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

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

著外來意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

答欽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

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脉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

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又

云探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與正有存亡二字意尤明白

蓋人皆有是良心

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及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

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

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

從其小體耳目之官也只此便多却從其四字矣下文始結之云此二

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

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

為要切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

為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

之說又有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理之後此由不

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

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

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反身而誠解云反身而至於誠則心與理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明之助施之於己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忤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之說合而為一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

子云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

主處便神是言凡所經過處人皆化之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不待其

居之久而後見其効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又引綏來動和及易傳華卦所引用亦可見也

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從程子為是張

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

不得其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

今讀此解說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

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

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矣頃見陳傳良

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於此豈

嘗以是告之耶熹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
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
稟之厚而君子所自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
然則此一節亦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竊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
本意也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則所
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
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
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為自信
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善者人
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
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
耳不知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
知其所以為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善也而

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
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

之謂信正
是此意

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此說信字未
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
說蓋此兩字不能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
理猶曰智之事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

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字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
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置之以俟徐考矣
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不及但虛
心而微玩之夕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
便爲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却看得周
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亦嘗爲
人作得數篇記文隨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
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也心氣未和每加鑄治竟
不能悛中間嘗覺求理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
常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生面功夫且讀
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遂
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
是無事生事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
是不喜人闢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旣而考之其
間大有包藏遂爲出數百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諫
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年士子稍稍知向學
而恠妄之說亦復蠢起其立志不高見理不徹者
皆爲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說亦
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
之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士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

意思不屬據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僂辟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畏敬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懾憚如見季子位高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

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改思為紬不知何說

學者

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時學而習

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讀者不可以不詳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略也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有所未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以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為之事學而不習則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雖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遊危殆而不能以自
安習而不時則雖曰昔之而其功夫間豈暴
十寒終不足以其成其首之之矣聖言雖約而
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蓋如此凡為解者雖
不必如此瑣細剖析然亦須通會得許多意思
方為字備今詳所解公學而意字全然闊略而
但言以知義理以解而習之乎且必曰細其
將何以知義理之所亡而細繹之乎且必曰細
繹義理之端緒若蘭之有絲既細繹出來又從而
一物為之端緒若蘭之有絲既細繹出來又從而
涵泳之也語意煩擾使學者曾中擾擾拈一
放一將有擾苗助長之患非所以示人入德之
也方說者油然內慊也雖不正解說字而說字之
意已明今既還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複且
慊者行合事理而中心又充足之意施之於此似
亦未安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久而不窮

程子有子之說正

謂事親從兄愛人利物非為仁之道但事親
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
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為仁之道生其愛雖有差
也今此所解語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雖有差
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
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
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
則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雖
廣然恐非本旨殊覺意味之淺淺也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詔容貌之間乃所以

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此意甚善但

問以發之此語方有所措今無所發端而遽言
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易傳中

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此方有節次來歷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己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十乘之國

信於己也已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

毋友不如己者

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經不但言母

者以見必勝己之意今乃以如己勝己分為二等則失之矣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解中此類甚多恐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

之謂久而篤之也以此慎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

若初無此說則此兩句亦無所當凡事如是所

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遠自是天理之所當然

則其德自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一養字則足所以為此者乃是欲以養德而其意不專於慎終

追遠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以消磨也此語

無當於理未安

父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

愛者可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

沒則能觀其父之謂孝矣一說則以為能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觀人子

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任承家嗣事之責

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

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

而三年之間又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

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當從前說文勢為順若

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

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說然謂

父在而志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

舊說之意矣紅文但有一志字乃是通鄰正得

失而言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

又何以見夫致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

其深愛之意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

暇它之問也又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

改而可以未改者也此句之說惟尹氏所謂孝

信近於義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

晦本三集三十一

近禮謂之無節而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數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之曲折也竊原本意蓋自欲其言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

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之則別為一節而設問

以起之可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

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

惻怛與公心字不相

屬非有它也乃嫌於有它而解之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似無有它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它二字槩之也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

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

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足忠

字尤所未曉然致敬而忠恐亦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條舉悉數備恐不盡況欲率然以一言談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

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

因革之宜而已此一節立意甚編而氣象編迫無聖人公平正大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

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以盡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驗矣嘗究此章

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復亂以己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謬誤失

之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為精當吳說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

說為尤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出而忽之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無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為諂而不譏

海峽文集卷三十一

三十五

其祭無其鬼之徒為諂也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無鬼徒與不徒也哉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

但此處解美善兩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善有未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

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聲容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事而言

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成功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

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此語似到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顛

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既

而思之恐以上句為成德之事下句為周功之

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

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

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

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

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

求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

已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曰所謂

其所當為而已非謂務皎皎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

顯內外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

此意甚善然其辭則似生於辨論反覆之餘者

今發之無端則無所當而反為煩雜若曰聖人

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

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則言順而

每末之卷二十一

三十一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言行自當如此不必

為畏天命恭天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以言行
為小而必稱天以大之也且言行之分亦未穩
當行之欲敏獨
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

抑字恐誤

臧文仲

卅方以小慧為知以小言臧文仲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

施者勞也

施為勿施於人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
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亦以施為誇張之意勞為
功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不知施字有如此
用者否耳必如此說更須子細考證說令明白
乃存乎公理此句亦未善

質勝文則野

失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

此用楊氏與其

史也寧野之意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而有
偏勝則寧若此耳今解乃先言此而又言攝
就中之說則既曰寧為野人之野矣又何必更
說僭勉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矛盾使
者不知所以用刃之方恐當移此於
揉就中之後則庶乎言有序而不悖也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

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相對而言

則當為欺罔之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

孟子言不

是亦教誨之蓋為不屑之教誨已至絕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者亦不為下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也而驟語之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已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此便與絕而不教者無異此極害理非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

誣字未安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

此義甚精蓋周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讀之覺得有急迫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發明乃佳大抵此解之病在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

非特衛國如此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

此理固然其間似少曲折只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言

而不言其所以不當之意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

方結之立人達人仁也能近取譬恕也自是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老彭

子事同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

莊子文集三十一

三十一

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此其所以為

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其所以為

盛德之至也為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

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

其虛驕傲誕之習乃為有力今但以平易二字

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

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誠居謙也乎哉

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而不細也

其反矣於本文之指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

中也又云出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恠

恍惚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際無非

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如使子

辨認老之說足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辭亦

遽說到如此深邃處也且此說雖自履踐言之然其辭氣則與所謂驚恠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聲氣容色不離於形

司是一物影之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所以此況彼欲密而反疏矣且衆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其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獨聖人爲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句尤有蓋

藝雖末節然亦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其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德性固得其養於初非期於爲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云亦原於不膚卑近之意故取於游藝而爲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爲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爲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字誨

之意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無隱乎爾乃爲二三子以爲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爲門人疑於互鄉童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無故而及之也若以禮來者不以一言告之而必俟其自得於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

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行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

聖人固無意於藏則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吝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

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李為

行三軍而發故就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訶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

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

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

乘危二字未安

奢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

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寧取夫

儉之失焉則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

為此說又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

心之病也温公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

為一書以與易競今讀此書雖名為說論語者

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鄙意

於此深所未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

此亦過

非曾子之本指也且當發明本文之意使學者

深思保其形體之不易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

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

此語太略幾不可動

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

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

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

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義理

觀之則尤有病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

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

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理也蓋必平日莊敬

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若其不然則動容貌

而不能遠暴慢矣正顏色而不能近信矣出詞

氣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極為順便又其

用功在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功效乃見於此

意味尤覺深長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

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

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正則其妄與不

妄未可見但云出則其有物無物亦未其有以

也蓋夫子嘗言非暴慢如動則動容固亦有作

矣今但曰動則暴慢如何而遠乎又曰色

取仁而行違則正色固有其實者矣今但曰出則信如何而違可近乎又曰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曰出則鄙倍如何而違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効過深正恐未免於浮躁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

此句以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

此亦但謂使知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

只廣夫便難名不密言其用之密也

萬善無間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

為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也

當為而已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

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言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

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

侯氏曰

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其說必曰如者言最善此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

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

此句亦不可曉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

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象則

未嘗物也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

子日用之中此之謂不惰

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墜墮之義字

自作墜或有通作墮者不作惰也且其為說又取釋家語墜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攸不求之外必有事焉

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

世俗所謂權者

八面書文卷三十一

世一

乃隨俗習非偷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廢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棠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

論語及詩召南什唐棣小雅作常棣

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

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

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

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

為思賢之請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刪

食飴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豪加於此哉

此句不可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食三日之意

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

耳後篇論朋友與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竊所未安且兩句文

同不應指意頓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 故行有不揜焉也

此論其高

然反復玩之則夸張侈大之辭勝而愈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尾自相背戾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蓋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病痛夫謂

庄本三集三二

〇一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然顏曾之樂雖同而所從言

之則異不可不察也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

耳若其所以樂則固在夫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

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若夫

曾哲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

其見道分明無所系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

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

言之也學者欲求曾哲之曾懷氣象而舍此以

求之則亦有所從言則其異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

雖同而所說豈不悞哉且夫一日之問欲知四子之意為此之說子之對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於曾哲之言獨謂其特以見夫無所不得其樂之意則是曾哲於夫子之問獨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臨時信口撰成數句與禪家之大括

其無所不樂之高也如此則與禪家之括

豎拂指東畫西者何以異其不得罪於聖人幸矣又何喟然見與之可望乎至於此下雖名為推說曾哲之意者然盡黜其言而直伸己見則愚恐其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也且所謂無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忘助不可過不及不可倚著者釋之則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則與上文得其言樂之云似不相應以人而言則曾哲之心艱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必何以得其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為叙秩命討天則所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

矣此一節意思似亦因向來以克己為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

理固如此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文之意耳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厚本之六十一

四一六

天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

此不知所指言者謂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今自推說却不妨耳

人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人也物莫之

傷亦與此同若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壘說向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己

所以成物特成己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伊川以求知

於人解之意可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錯解了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者及語之詞如云求之

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亦抑亦可以為次矣皆略反上意也

微生畝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

此意短喪自是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別立論而推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

安百姓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並無所當反

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

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當如是

推之則可耳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與此說已見顏此亦子貢初

年事既曰當其可則子貢是時應已默契夫子之意矣後來所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安知

不由此而得之何以知其為初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

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夫子之言言其常理耳人

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遽說以亂夫參前倚

子之意向後別以己意推言則可耳

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而欲其篤敬念念不忘

卷而懷之

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會亦何益哉

志士仁人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

彼以害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

常有而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

八晦書文集三十一

四十九

三十一

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止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爾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

道也此是聖人立法垂止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予違汝弼責其臣

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

心太過故凡百費力主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

怨則忠固在其中矣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盡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深惡之

也譽者美未至此而驟稱之也誰毀誰譽謂吾

於人無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實無毀譽非但無其意而已

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

驗也聖人或時有所譽者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

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彼又曰

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

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嘗有毀但於此著

其有譽而匿其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子毀破壞也如器物之未敗而故破壞之聖人世

有是平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己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

哉亦曰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侯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

以時不可妄發末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

發也此語甚賅蓋為養之有素所素而發耳然若如此則是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語常刪去

於解經之意亦
未有所闕也

子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

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牆面只是無所見書所謂不學墻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

亦不親切

此句解得文義不分明而語意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抑可知矣

亦未見檢身之意

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之對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

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有

餘裕又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

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

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雖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

訓施為施報之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

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作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於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

似不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

極恐當云致者其所至也

自未合者言之非

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

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極

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

此不如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

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

晦卷文集三十一

五十二

無者

耳

詳本文之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倦教者但學

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爲教不得不同耳初無大小雖分而生意皆

足未未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謂也蘇氏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

已但近年以來爲諸先生發明本末一致之理而不甚解其文義故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

道嘗言先後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而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而

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爲得之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

於悖理害事之甚與

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

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政故夫莊子以爲難蓋善之也此臨川鄧文元亞說諸家

所不及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

增損近年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

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

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

目擊而一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

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

存者故云未墜也夫抵近世學者喜聞老佛之

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其失矣退

步反復於可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此解不明似謂天

下之其人其生皆榮

其死皆哀無不得其所者不知是否若如此說

則不然矣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効如此范

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

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為治之要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

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

大賚以下至公則悅為一章蓋興滅國繼絕

即武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

汪張呂劉明啓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羹吹虀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沒却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恠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

如不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
已不肯爲皆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
不用者爲可取也今來喻發明固以爲異端必用
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則理不可揜故不用
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然不用之云
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此引
以爲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
又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
切者以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鑿或

盪使之平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鑄刻玉石使成形
質磨則礮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
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
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
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
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爲治骨角琢磨爲治玉
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爲一事而不相因
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
爲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爲切其璞琢爲琢其形此
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遽磋

之既平而復加雜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癥痕與未
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
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
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
細分之則以切琢爲道學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
以切磋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
今既下同亦不必彊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
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
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諭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
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
喻輒爲心開自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
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胸中似此等草本太多
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
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
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
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
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
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太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

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撫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弼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倣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

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監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得脫藁求教耳

答張欽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下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僮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

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善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爲客感語聖人則以爲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

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欽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溯

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
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
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
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
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
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
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
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
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
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
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爲
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
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
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
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
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
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
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字具此不
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
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

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欽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
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
關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
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
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
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欽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
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
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
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
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
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
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
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
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
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
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

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欽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大
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
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
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
之私欲者蓋只一毫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
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
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
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也

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

答云 試近思却

與來喻類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微之體
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
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欽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
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
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
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
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

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欽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本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欽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剥落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

理遠近精粗隨所堪以充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
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
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
我者不能有養而世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
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
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
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
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
謂徹上徹下之道伯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夭與天同
夫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
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
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
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之
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
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
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曰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益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然勿求於氣未爲甚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晬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十八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

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
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
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
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
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
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
豈能終不動者哉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
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
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眩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
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
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
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
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
病也

仲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
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
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女此立言
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
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

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

是故蓍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哉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

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者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

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注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注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

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
哀樂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
同日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
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此則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
之美使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無禮蕙絲里反畏懼之兒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邈言
睡欲踧覺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緹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楊赤色也

緹絳色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暮而

練其服以緹爲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

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

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

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

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

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

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騮爲中央之

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
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爲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
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
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
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爲堯存
不爲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情也子思之爲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
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
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守地位
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
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体
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
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
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
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
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欽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
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
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
而爲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
過處此惟仁者能之顏曾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
者便能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爲志
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

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右即深懲而痛改
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
以庶乎一旦窮然而有以知仁也雖曰知之然亦
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右養十分純熟到
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
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
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
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
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
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忽之
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
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
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
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
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
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髮之
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

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道也

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月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為一之意不知是否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固汙下底道理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汙乎汙下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以子為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公母此說得之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立問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爲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

爲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爲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爲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毫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爲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

之行也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仁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己見禮便知政聞

樂便知德

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亦不必是夫子只是汎論

由百世

之後等校百世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吾所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幸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為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爲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見之象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舊嘗爲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 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爲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

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倅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爲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

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口以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口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爲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至而不相離之妙

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
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
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
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
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
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造以之事仁義雖不相

孟子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
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
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
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
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仁本末甚備今撮其
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性也而愛其情也
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
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
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

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

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

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

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

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

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

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

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

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

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

為一物而不相管攝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

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

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

更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

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

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

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向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

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

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

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由漢

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

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

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

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

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

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

如此事當如此也

覺是覺此理

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

意已分明

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

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旣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旣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齋之二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

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爲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爲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己復禮爲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摩之病矣向見吳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三語爲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爲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爲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爲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爲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爲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以全其性命之情爲仁前已論之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

所論不知其仁克己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爲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

又曰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疆爲之也

此數句亦未安

蓋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

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

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有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字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與心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也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於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

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一獲其身不見其入也
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六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
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日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
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注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
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大地位萬物育者在此
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
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
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
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
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小有未盡又如所謂學
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以可加存養之功則熹
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以察識但人自有未發
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
耶且行初不曾存養便欲以事察識竊恐浩浩茫
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
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而一人為近有用力處其
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心對進退此存養之事
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
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

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
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
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
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
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
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
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
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
動之端焉是乃所以元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
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
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
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
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
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
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
正對中則中爲重以善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
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
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
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以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
遂易爲敬雖若字全然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

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見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